

星期一晚上,陈城和高阳商量出院事宜。她建议高阳明天一出院就回波特兰,她还要在三番开会到周末。庄高阳笑着对陈城说:"你不怕我把肚皮上的伤口蹦开?"

陈城问:"会吗?机上不是都有客舱增压吗?"

高阳马上趁这个机会教育她:"我的是小飞机。一般通用飞行都开得低,没有客舱增压。"

她又问:"那有没有氧气面罩?"

高阳答:"氧气面罩是有的。不过不是紧急情况时掉下来的那种。"

陈城想一想说:"既然真的有可能把伤口蹦开,那就只能等两天了。"

他们正说到这,陈城的手机铃声大响。一接,原来是她的老板汪义山。汪义山在电话里大声得说:"陈城,你开完会不要先回北卡了。从上星期六开始算,你过 21 天再回来。"

她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啊,老板?"

汪义山在电话里声音很严肃:"你没看新闻吗?德州一个照顾已死去埃博拉病人的护士,坐飞机去北卡玩了一圈,然后又坐上了你上星期六从北卡去三番的飞机,同一天晚上就证实这个护士也得了埃博拉。"

陈城问老板:"你这是要我在三番自我隔离?可是 CDC(疾病控制中心)并没有给我打电话啊。"她心说:"我换了飞机了,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

"无论如何,你开完会不要马上回公司上班。你可以远程上班。"

"老板,你这么关心职员身体健康,我好感动啊!我肯定不会回公司了。可是我想回家啊!"

汪义山马上打断她:"你少来这套马屁,我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我劝你家也不要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不来公司传给同事,却要回家传给你的孩子们,你真是心狠。"

陈城听了后说:"我可以去医院查病毒啊!如果查出来没有病毒,那我应该可以回家了吧?"她心里说,我现在就在医院呢。

汪义山说:"这也不一定保险啊!感染早期,病毒比较少,好像不容易查出来。那个运到内布拉斯加生化中心的持美国绿卡的塞拉利昂医生就是这种情况,等查出病毒后,已经病入膏肓了。而且就算现在查病毒,7 天后才能有结果。算一下,10 天已经过去了。我只是要求你多停留 11 天而已。你可以出去逛逛,玩玩,想码程序就码几行,不码也没关系。我照付工资的。"

陈城听了后,心里想,有个学生物的 IT 老板也是麻烦啊,这么大惊小怪的,其实最主要的是她根本就没上那架飞机,而她又无法直说。最后她对汪义山说:"我并不是纠结工资啥的。我家里两个

小孩，老公一个人管太辛苦。他们三个都等我回家做饭给他们吃呢。"

汪义山问："你家都爱吃些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家小朋友喜欢吃匹扎饼。大人喜欢中餐啊，比如川菜粤菜都喜欢。"

汪义山果断得说："我现在在外面，不在北卡。这样吧，明天我让秘书给你家订餐送饭吧，两天匹扎，两天川菜，两天粤菜，然后重复，送到你回家为止。你家的地址就是人事部存档的那个吧?"

老板都这样了，她除了谢谢整个无话可说了。

汪义山此时正在纽约。等着第二天和华尔街的大佬商谈公司的 IPO。

义山一般一到纽约就会找 Heidi。Heidi 是义山一年前在 eros.com 网站上找的高级应召女郎。汪义山觉得应召女郎的译法风尘味十足，喜欢用 escort 的直译"陪伴"，这个词亲切温情。

这些高级陪伴最拿手的其实是精神按摩。她们一般能猜出客户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客户喜欢听的，她们就多说，客户不喜欢听的，她们闭口不言。由于汪义山对陪伴这个行当的运作非常感兴趣，所以经常有意无意得问些这方面的问题。和 Heidi 渐渐熟了后，Heidi 开始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她说她的客户基本都是来自华尔街投行。如果哪天某个投行家告诉你他从来不找陪伴，那他要么撒谎，要么性无能，没有第三种可能。Heidi 这时还幽默了一把："无论什么原因，你都不要和这样的投行家做生意。"

要持续的有海量的高质量客户，她要做好多事：比如在 eros.com 每月普通广告费是 400 元，要置顶的话，每天还要多付 50 元，而且必须买 20 天的置顶。再比如，她必须单独在曼哈顿租房，租金一项就是 4000 美金。虽然布朗克斯，皇后区租金便宜很多，但哪个华尔街才俊或狼会去曼哈顿之外寻欢？包装也很重要，她在 eros.com 的照片是请专业摄影师拍摄的，一套就是 1500 美金。300 元一周做高级指甲也是必须的，还有巴西蜡等各种各样的开销。Heidi 还告诉义山，她们这些高级陪伴不会去 Backpage.com 登广告，那儿的客户都是比较廉价的。Craiglist.com 更不能去了，登在那的应召女郎都有可被谋杀。

客户当然有各种各样年纪，各种各样性格的，但无一例外，钟点开始时他们都喜欢和 Heidi 放松得聊天。就算买 4 个钟的客户，真正性交的时间也就是 15 分钟。也有的客户，一来就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按摩中把整个钟点睡过去了。大部分投行大佬们找这些陪伴女郎是为了某种温情脉脉的理解和放松，似乎是在找寻精神层面上的那种东西，但最后会以性告终。Heidi 提到，所有的客户都会问一个问题："Are you coming?" 或 "Have you come?" 义山听到这里心里暗笑了一下，他也每次都问这个问题。Heidi 接着说，其实并不是这些大佬多么关心我的感受，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谁，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是否还有能力让女人高潮。义山听到这里，心中有一丝悲凉，现实世界真得就是如此残酷而真实，所有人包括陪伴女郎都心知肚明。Heidi 的风情和外表相对于她的其他特质更为突出，男人只把她看成是玩物，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动感情你就输了。

义山和 Heidi 也讨论过男人的命根子大小问题。Heidi 说，她见过各种大小的，小自 pinkie(小指头)，唇膏那样大小的，大至最大号烙铁那么大。对陪伴来说，她们最怕的是特别大的命根。这些

人要来再约,也就是做回头客,她们要么加价要么拒绝。她们也不喜欢那种拼命干,干得淋漓尽致,不断抽插,抽插几千次不停,就像那些在课堂上特别认真听课,不断举手提问的小学生。这些人让她们疲惫不堪。他们或许认为他们的体力,精力,能力都是超一流的,是值得炫耀,是可以加分的,但他们恰恰忘了陪伴女郎只是想用最少的能量赚到最多的钱。

汪义山问过她,攒够钱了,想不想退休呢,或换个工作?

Heidi 说,她当然想,每时每刻都想。事实上,她银行帐号里已经有 20 多万存款,她甚至还寄了一大笔钱给东德的爹妈买了房子。她提到很多做陪伴想退休换工作的人,包括她,最终都失败了。破了底线,能够用身体快速换钱,再找其他工作都会觉得不值。一个月挣的比正经工作一年还多,一想到钱,她们都身不由己,不能回头也不想回头。她确实不想再做陪伴,因为她想要她的家庭和未来。义山心中边叹气边想这个才是最困难的。阅过那么多男人,不难学取悦男人的方法。难的是卸下面具找回自己,获得钱和虚荣之外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义山又想自己不也是这样么, "marry for money", 自己不是很贱吗?

汪义山心里问,象 Heidi 和他这样的,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 他内心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摇摇头,自己安慰自己。不,我们都没有丧失爱的能力! 对于绝大多数只看到 Heidi 的性价值的男人,她会看得特别清,轻,会比较游刃有余应对。她真得碰到真爱,还不一样是傻姑娘? 他好像也一样,到今天他都没有忘记李青。

在纽约的时候,义山也不是每次都找陪伴,有时他用微信摇一夜情。就象人吃多了鲍鱼鱼翅鱼子鹅肝黑松子露后,也想吃吃泡饭榨菜。一夜情找来的都是中国女孩。他还记得有一晚他摇到了一个纽约大学念西方艺术史的中国女孩。

那天晚上纽约下着小雪。女孩进屋时脸冻得红红的。他心底突然产生了一股怜惜之意。他轻轻得替她掸掉她大衣上的雪花。他用他巨大温暖的手掌紧紧得裹住她的脸颊。他还递给她一杯热茶。他知道大多数找一夜情的女孩都是刚被人抛弃,感情受到伤害,出来找乐子,用放纵性欲来释放自己。看得出,这个女孩也是这个情况,她眉宇间有一丝淡淡的哀愁。她甚至有些胆怯和害羞。

脱光后,他慢慢得吻她,吻她的唇,脸颊,吻她的耳朵鼻子,咬她的下巴,吻她的脖子,然后一点点向她的下面进发。他就这样一点点得让这个女孩的身体完全放松。到最后,女孩哭着叫着求他赶快进去。他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毛头小伙子了。肌肉是可以炼出来的,男人的鸡巴也可以炼出来。女人的阴道就是那个火热的锻炼鸡巴的炉膛。进入后,义山并不着急动,先停着。停当然不是完全停着,他一边嘴里轻轻得说着他自己也听不懂的情话,一边继续着亲吻抚摸,慢慢地他就觉得自己的鸡巴几乎被泡在温暖的水里。这时候鸡巴在阴道里的感觉和刚进去时完全不一样。女孩又呻吟得求他插动,义山不动,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勾动她的渴望和润滑。他慢慢地启动,逐渐地加快,女孩也达到了一个小的兴奋高度。义山突然发觉自己的鸡巴有点坚持不住,他马上就停了下来,靠抚摸靠亲吻维持女孩的兴奋。他知道女人既然已经被你插入,刚才那个小高度,对她来说非常不过瘾,她不会快速平复下去的。义山就这样:停,慢,加速,快,停,慢,加速,快,一直不断地进行下去,最终用一次疯狂的快速抽插,突破自己的射精刺激上限,在女孩高潮发作时猛烈喷射。

完后,他温柔得用纸巾把两个身体清理干净,递给女孩一玻璃杯白水。女孩的眼神里露出惊讶

的表情。他说："高潮后人容易缺水，补点水吧！" 然后他们搂在一起睡觉，女孩子睡得特别香甜，甚至有点打呼。他突然觉得这样搂着人睡觉的感觉真是久违了。

他们睡得很晚才起床。他替她一个一个扣子扣好大衣，告别的时候到了。女孩突然抱住他的腰，把头埋在他的胸膛上，带着哭腔说道："我不要一夜情，我真的不想要一夜情。难道我们不能两夜情，三夜情吗？" 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堵得慌，今天晚上他就要回北卡了。有些人和有些人的缘份真的只有一夜。某一天他再来纽约，或许会在某个地铁站，或许是在中央公园，或许在第五大道，这个同样的女孩会站在他身旁，向他走来，或从他身边走过，而他完全没看到她，或者看见了她也认不出她。

女孩抱着他，哭腔的声音真得变成了哭。她说："陪我下楼，陪我走一段。" 义山根本无法拒绝这样的要求，心中直叹气。男女对性的期待，具有天生的矛盾，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开始。

下了楼，拐个角，义山就拉着女孩的手，慢慢得沿着中央公园走。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些感动，那刻真的好想让时空停滞，好让他俩能再多点在一起的时间。他玩了数不清的女人，却突然有某个瞬间，又再次感觉，性不是最重要的，而情才是，似乎人都需要感情。

纽约的冬天有点冷。女孩穿着廉价的 Gap 大衣，看着很厚重，其实根本不挡风，他从拉着她的手里感到她在微微发抖，他索性紧紧得把她搂住，继续往前走。走啊走，他们走到了第五大道。他领着女孩进了 Jcrew 店，按照他的喜好挑了件经典的带暖衬的 lady day 大衣，一顶帽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他让女孩脱下 Gap 大衣，穿上 Jcrew 大衣，居然非常合身，勾勒出女孩完美的曲线。他付了钱，把 Gap 大衣放在购物袋里，替女孩戴上帽子手套，仔仔细细得一圈圈围好围巾。出了店门，他抱了下女孩，说："我们就在这分手吧。" 他放开她，留她在原地，向右转，头也不回得走了。

义山这次来纽约来的主要目的是签初步募股说明书(red herring)。所谓初步募股说明书就是在 IPO 等待期，承销商向投资者提供的募股说明书初稿，它和最终正式的募股说明书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它不含交易细节，既没有发行价，也没有承销折扣等价格信息。通常，证券注册申请一经提交后，承销商就开始发布初步募股说明书。SEC 要求该说明书必须在封面用红字写明："此处的信息可以更完善或加以修订。此证券的注册申请已提交给 SEC，但还未生效。在注册正式生效前，不得出售证券，也不能接受书面申购。" Red herring 就是因这个红字而来的称呼。

对于义山来说，初始募股说明书的签字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poinks.com 在他手中运行两年，用户已经遍布全美 50 个州，共 5000 万户。这 5000 万用户是实打实的，并不象所谓的脸书用户，一个实体人有多个脸书帐号。poinks.com 旗下的商家也在今年年初超过 10 万户。

汪义山的丈人田石则并不是很满意这样的进展。他多次打电话对义山说，现在国内形势很严峻，他想再汇一笔钱过来。田石告诉义山，他参军时的老领导，也是他国内生意及其他方面的保护伞，一年前患胃癌住进了 301 医院。对普通人来说，301 医院就是个医院，对局内人来说，301 医院分西院东院。普通病人住的是东院。最近这位老领导被转至东院，这是个不祥之兆。从西院转至东院的人，其万劫不复的结局在统计上毫无例外，这让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老狐狸田石内心异常恐惧。很多人的命运，往往就是通过这些信息对外透露的。西院东院，虽一字之差，形势却发生了质的逆转。

poinks.com 原先是个消费积分回扣系统。比如用户在饭店消费了 20 元,拿到了 1 分。1 分就相当于 1 元,下次这个同样的用户花 20 元吃饭,就可以直接兑付 1 元的积分,只用付 19 元就可以。义山用田石的钱收购了这个公司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公司名从 points.com 改为 poinks.com。虽然只差了一个字母,在义山心中却意义重大。p 就是 pig 的首字母。oink 在英语里是猪的叫声。看着公司两个小猪的图标,义山就想起和李青在一起的短短半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和李青都属猪。

接下去他招了更多的员工,象陈城和方芳都是汪义山当时招进来的。很快 poinks.com 整合了 yelp(用户评论),groupon(团购),fantago(电影购票),PayPal(付款),WhatsApp,脸书和 Twitter。在这之上,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用户评论 app。poinks.com 也和 GPS 地图联上了,就是说,用户带着电话到了某地,这个地方的所有 poinks.com 的商家,它们的 yelp 评论,团购的信息和积分信息都会立刻显示在电话屏幕上。最重要的,也是义山最骄傲的一点,就是用户在一个商家消费的积分可以在同一个商家兑付,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其他商家兑付。商家的积分是赤字还是盈余,月底到 poinks.com 自动结算就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美国甚至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这个卖点让华尔街看上了 poinks.com。

田石现在急于要再汇钱过来,义山明白他的意思是"我要洗钱。但我要一个正当的干净的理由。"最好的理由当然是对 poinks.com 追加投资。但问题是,poinks.com 现金流非常健康,马上就要 IPO 上市,任何一个方面都看不出 poinks.com 需要钱的理由。田石不满的是 poinks.com 的 IPO 进展太快了,而不是太慢。汪义山一方面是想摆脱田石的控制,一方面又要靠他的钱,甚至是田石给他的钱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有趣的在夹板间寻找平衡的游戏。

他很早就想到了庄高阳,确切得说是想到了庄高阳的公司 iPark.com,义山窥觑 iPark.com 很久了。iPark.com 是个智慧停车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一些硬件如摄像头,传感器,一套停车场管理软件和一个移动 app。这套系统现在在国内风生水起,手机上装了 iPark app,开车出行就不用怕找不到停车位,也不用花很长时间找车位,iPark app 会告诉用户哪个停车场最近,哪个停车场有空位,空位又在停车场几楼。义山觉得把 iPark.com 买过来,然后整合进 poinks.com 会是个好主意。停车在美国的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的市中心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用户出去吃饭购物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停车的地方。让 iPark 成为 poinks 的一部分,poinks 就能给所有用户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收购 iPark.com 当然是一石三鸟。第二只鸟,就是田石的钱。第三只鸟,是华尔街的钱。汪义山找庄高阳谈过几次,有一两次高阳还到北卡义山谈,很可惜最后因为价钱的原因没有谈拢。

庄高阳早就萌生了卖掉 iPark.com 的想法。他对做一个普通应用系统已经完全厌倦了。他脑子里满满得是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想法: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如此有力,如此诱惑,如此恐怖。人的任何行为,想法,所处位置及变化,一分一秒,甚至精确到千分之一秒,产生的数据都是商机。可是别人并没有想到数据的反面也是商机。去数据化,比如如何解构数据,破坏数据,甚至实时提供假数据,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就像黑客和反黑客,加密和解密。人出生时需要婴儿用品和奶粉,人死亡时需要葬礼和墓地。任何一个事物的两面都是机会。

要开发并实现这个想法,当然需要钱。高阳不喜欢和风投打交道,所以对他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 iPark.com 卖掉换钱。庄高阳早就认识汪义山,也认为汪是最适合收购 iPark.com 的人。但真正和汪义山在商业上有交集,也就是这几次商谈 iPark.com 收购事宜。他发现他和汪义

山根本上还是两种人。高阳在这个社会搏击靠的是他超高的智商,和对事物的敏感度。任何生意,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数字,一个底线。过了底线,成交。不过底线,则继续等待。而汪义山则热衷于在人际关系的大风大浪中游泳,非常善于对人的心理及其微妙变化的揣摩和把握。义山有冷酷无情的特质,清楚得知道人性的弱点,并善于利用别人的人性弱点,来一点点压低别人的底线,一层层悄无声息得侵入别人的领地。

星期一中午,高阳躺在病床上倦怠慵懒得读着书,脑子里想着在三番城里开会的陈城,汪义山给高阳来了电话。义山并不知道高阳和他的员工陈城有一层特殊亲密的关系。陈城也不知道她的老板正和她最亲近的人谈着生意。义山在电话里的意思是他准备重新考虑收购 iPark,希望高阳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一刻,高阳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卖掉 iPark,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心情很糟,就淡淡得对义山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过两天好好考虑一下,再给你回电。"高阳的原话是"I am under the weather now",其实是一语双关: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总之状态低迷。

高阳一直自诩自己是身心皆强大的人。他不抽烟,很少喝酒,健康饮食,坚持锻炼 - 既锻炼身体的肌肉,又锻炼脑部的肌肉。他从不愤怒发作,也不歇斯底里。他幻想着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但这次阑尾炎的发作给他当头重重的一击。当他腹痛得死去活来翻江倒海时,他发现人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失去掌控是如此得恐怖。其实内心里,他还是那个渴望母亲或女人拥抱安抚的小孩,可是这么多年,他给自己感伤脆弱甚至仍然幼小的心灵穿上一层又一层盔甲。

高阳就这样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可能是因为病了,突然多了很多时间。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被囚禁在病床上。他觉得他就像"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男主角,"今年四十多,女朋友无数,然而说起爱情,至今没有牵过她的手。"他害怕自己就这样一个人飘飘荡荡,渺渺悠悠,呼唤,哭泣,却没人听见。他烦恼,他痛苦,却无人安慰。他快乐,他欢笑,亦无人分享。最可怕的是当他终于在尘世累得疲惫不堪,没有力气站起来时,还必须一个人去那黑暗的最远方,没有人陪伴,没有人送行。

(这章完)

